

GOETHE · WERKE

歌德精品集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威廉·迈斯特的 学习时代

杨武能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47.1852
131-4

OETHE · WEI
歌德精品集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威廉·迈斯特的 学习时代

杨武能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德)歌德著;杨武能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歌德精品集)
ISBN 7-5396-1818-3

I. 威… I. ①歌… ②杨… II. 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IV. 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142 号

歌德精品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杨武能 译

责任编辑:凌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125

插 页:2

字 数:430,000

印 数:5000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18-3/I·1697

定 价:2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集	1
第 二 集	61
第 三 集	122
第 四 集	172
第 五 集	240
第 六 集	306
第 七 集	359
第 八 集	428
附录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逃避庸俗	530

第一集

第一章

演出持续了很久。老芭芭拉已经几次跑到窗前，想听一听是否有马车驶近的声音。她等待着自己美丽的女主人玛利亚娜归来；在今晚结尾的演出中，玛利亚娜扮一名年轻军官，令观众大为倾倒。老芭芭拉呢，却等得格外心焦，因为今晚她不只为女主人准备了一顿平平常常的晚饭，而是要出其不意地交给她一只包裹。年轻的富商诺尔贝格寄了这只包裹来，为的是表明他即使到了远方，心里仍旧惦记着自己的恋人。

一身兼为老女仆、亲信、顾问、代理人和管家，芭芭拉本已有权开启主人邮件的封印，今晚就更加经受不住先睹为快的诱惑，因为比起玛利亚娜本人来，她更在乎那位慷慨大方的情郎的恩惠。在包裹里面，她发现除了赠给玛利亚娜的一段细麻布和一些最时新的丝带以外，还有给她自己的一块棉布、几条围巾和一小卷钞票，不禁喜出望外。回想起这位远在他乡的诺尔贝格的为人，她心里是何等地倾慕，何等地感激哦！她暗自下定决心，要在玛利亚娜面前好好夸赞一下人家，让她记住自己欠了人家多少情，而从玛利亚娜这儿，他想必又希望和期待获得怎样的忠心回报。

那段细麻布料摊开在小桌子上，经松松散散的彩色丝带一衬托，美丽得就像圣诞礼物一般；灯光位置恰到好处，礼物因此更显

耀眼夺目——当老女仆一听见楼梯上传来玛利亚娜的脚步声就急忙迎去时，已经万事俱备。然而，她在退回来时是多么地惊讶啊，那扮着军官的女郎径直从她身边走过，毫不在意她的亲热表示，异常匆忙和激动地奔进房间，把饰着鸟羽毛的军帽和佩剑往桌子上一扔，就心神不定地走去走来，对那些过节似的点在那儿的蜡烛不屑一顾。

“你怎么啦，我的宝贝儿？”老女仆惊讶得叫起来。“我的上帝啊，孩子，出什么事了？瞧瞧这儿这些礼物！除了你那最知心的朋友，谁还会送给你啥？诺贝尔格送这段细麻布给你做睡衣，他自己很快就回来；我看呐，他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性急，也更慷慨喽。”

老婆子转过身去，打算展示也有她一份的那些礼物，玛利亚娜却把头一扭，气急败坏地叫道：

“走开，走开！我今儿个不想听所有这些；从前我听了你的话，你想要怎样就让它怎样！等诺贝尔格回来，我又是他的人，又是你的人，你想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可在这之前，我自己作主，你即使有一千条舌头，也甭想改变我的决定。我要把自己整个的身心，全交给那个爱我而我也爱他的男人！别冲我脸红脸黑！我就是痴情不改，就是相信它会天长地久地维持下去。”

老婆子并不缺少反驳的说法和论据；但玛利亚娜越讲情绪越激烈，越讲言辞越尖刻，忍不住扑向老婆子，拽住了她胸前的衣襟。老芭芭拉突然纵声大笑。

“我得想法叫她马上重新穿起裙子来才好啊，”她嚷道，“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去去去，快去换衣服！我希望，鲁莽的爵爷刚才伤害了我，姑娘会为此向我赔不是。快脱掉这上衣，把它们统统脱掉！这身穿着挺讨厌，对于你我甚至看甚至有危险。这两条肩章使你昏了脑袋。”

老女仆动手给她脱衣服，玛利亚娜躲闪开了。

“别这么着急！”她叫道，“我今晚上还有客人来。”

“这可不好，”老婆子说。“该不会是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年轻儿，那个自作多情的商人之子吧？”

“正好是他，”玛利亚娜回答。

“看样子，乐善好施会成为你最热衷的品质哩，”老婆子讥讽道，“难怪你满怀热情地接待这个没有自身财产的毛头小子。做个无私的女施主接受他人崇拜，想必是挺开心的吧。”

“随便你怎么讽刺好啦。我爱他！我爱他！我第一次说出这几个字来，真是太兴奋了哦！这就是我经常想象过、然而却茫然无知的激情。是的，我真恨不得扑向他，搂住他的脖子，永远不再放开！我要向他表露我整个的爱情，我要充分享受他对我的爱。”

“你要克制，”老婆子冷静地道，“你得克制！我不能不扫你的兴，告诉你：诺尔贝格要回来啦！再过两个礼拜就回来啦！这儿是他的信，随礼物一块儿送来的。”

“就算明天的朝阳会夺走我的男朋友，我也不想知道。两个礼拜！多么地漫长啊！在两个礼拜里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什么不可能改变呢？”

威廉走进房来。玛利亚娜兴高采烈地向他奔去；他呢，也立刻搂住这穿着红色制服的姣躯，让她的白缎子小背心紧紧贴在自己胸前，心中真说不出是多么地兴奋喜悦！此时此地，一对情侣所体验到的幸福，又有谁敢于描写，又有谁适于言传哦！老女仆嘀咕着走开了，咱们也跟她一块儿回避，让两个幸福的人独自呆着去吧。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威廉去向母亲问安，母亲便告诉他，父亲对他每天都去看戏很不高兴，决心要禁止他。

“尽管我自己也经常喜欢上戏园子去，”她继续说，“我常常还是诅咒它，就因为你过分迷恋这种娱乐，害得咱家庭不得安宁。父亲反复讲，这玩意儿哪有一点儿用处？怎么可以这么白白地荒废光阴？”

“我也不得不听他这么唠叨，”威廉回答，“给他的回答也许激烈了点；可是我的老天啊，妈妈，难道一切不能直接往钱包里装钱，不能立刻给咱们带来收益的事情，都毫无用处吗？咱们的老宅不已经够宽敞？还有什么必要再建一座新的呢？年复一年，父亲不是把他经商赚的钱，大把大把地用来装修这些房子了吗？这些糊墙壁的丝绸，这些英国式的家具，不也没有用处吗？难道我们不能满足于用简陋一些的？至少我得承认，这种条子花的糊墙布，这些繁复累赘的花饰、蜗卷、篮子儿和浮雕动物，都叫我讨厌恶心。在我看来，它们充其量抵得上我们剧院中的帷幕。可是，坐在帷幕跟前，那感觉又是怎样地不同哦！即使得等上很久很久，你却肯定知道帷幕会升起来，我们将观赏到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得到娱乐、得到启发、得到提高。”

“只不过要有节制，”母亲说，“父亲也愿意在晚上消遣消遣；他却认为看戏使你分了心，因此不高兴，到头来过错全归我承担。我不得不忍受他的责怪，为了那套该死的木偶；十二年前，我把它送给你当圣诞礼物，是它最早引起了你对戏剧的兴趣！”

“别咒骂那些木偶，别后悔你用它对我表示爱和关怀。那是我在这所新居中享受的最初欢乐时刻。现在我似乎还看见当时的情景，还忆起当时的奇妙感觉：在领到了通常的圣诞礼物之后，我们被安排在一扇通向邻室的门前坐下来。随后门自动开了，但不是如往常似的给我们跑进跑出，而是出乎意料，被漂漂亮亮地封起来啦。一座彩台高高耸立，台前遮挡着神秘的幕布。一开始大家还站得远远的，但是却越来越好奇，恨不得马上去撩开那半透明的帷幕，看看藏在后边那些闪闪发亮和窸窣有声的，究竟是些什么；这

当儿，大人就指给我们每人一张小椅子，叫我们耐心等着。

“就这样，大伙儿都坐下了，安静了下来。终于响起一声哨音，帷幕随即卷了上去，面前展现出一座涂抹得鲜红的神庙内景。祭司长撒母尔带着约拿单走上场来，他们的嗓音奇特而又抑扬顿挫，令我肃然起敬。接着扫罗也出来了；那位高大魁梧的武士向他和他的手下挑战，态度傲慢无礼，令他十分地难堪。可是，当耶西那个身材像侏儒似的儿子手持牧杖，带着牧羊袋和投石器跳上场来，我是多么地快乐哦！只听他道：‘最最高贵的大王和主上啊，这等小事谁也不会没有去干的胆量！只要陛下您允许，我就去和那个强大的巨人斗上一场。’——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观众们急不可待地想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谁都巴望着音乐快快停止。终于幕布又升了起来。大卫用巨人的肉喂空中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那个非利士人大声叫骂，不住跺脚，最终还是像根木头似的蹶倒在地，使整个故事圆满结束。随后开始了少女们的合唱：‘扫罗战胜敌人一千个，大卫战胜敌人一万名！’巨人的头颅被抬着走在身材矮小的胜利者前面，他娶了美丽的公主做妻子；我尽管高兴得要命，却感到美中不足：大卫这幸运王子竟给搞成了侏儒模样。要知道按照歌利亚形似巨无霸和大卫身材矮小的构想，在传说中并不曾忽视对他俩性格的适当塑造。请告诉我，那些木偶藏到哪儿去了？最近，我给一个朋友讲过儿时看木偶戏的情景，他听了非常高兴，我答应要把它们拿去给他看看。”^①

“我不奇怪你对这些演出记忆犹新，因为你当时马上就着了迷。我记得你怎么从我这儿弄走了那个小唱本，把它背得滚瓜烂熟。直到有一天晚上，你用蜡捏了一个歌利亚和一个大卫，试着让他俩相互打斗，最后给了巨人狠狠一击，还把他变了样的头颅插在

^① 耶西的儿子即大卫。这场木偶戏的情节基本上取自《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篇。

一根别针上，用蜡粘在小小的大卫手里，我才发现了这个秘密。对于你的好记性，对于你富有激情的背诵，我作为母亲当时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马上便决定把那木偶戏班亲手送给你。我哪里想得到，我因此会呕这么许多气嘞。”

“你就别后悔啦，”威廉回答，“这种游戏也曾使我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

说完他便要了钥匙，急急忙忙奔去找出那些木偶。转眼之间，威廉又回到了它们在他眼里似乎真富有生命的儿时；那时候，他相信用自己生动的语调，用自己双手的动作，真能使它们活起来。他把木偶搬到自己房里，小心地珍藏了起来。

第三章

通常人们都讲，初恋实在美好不过，无论你的心体验到它是迟还是早。果真如此，就得称咱们的主人公为双料的幸运儿，因为他太有福啦，能够充分地享受这一生仅有一回的欣悦欢乐。只有少数人像他似的得到命运的恩宠，大多数人都将早早地忍受感情的磨砺，不得不在浅尝欢娱之后就学习放弃心中最美好的渴望，学习一生一世都不再享有那飘浮在他们眼前的最高幸福。

乘着幻想的翅膀，威廉对这迷人的少女的爱慕高高地飞翔起来；短短地交往了一段时间，他便已赢得她的芳心，便发现自己已占有她，占有了这个他无比心爱，无比尊重的女子。要知道，他初次见到她，是在剧院演出时的美妙灯光中；于是乎，他对戏剧的热爱，便与对一个女性的初恋结合在一起了。他青春年少，能够充分享受那由一种生动的艺术表演所增进，所维持的无尽欢乐。还有他爱人的境况，也赋予她举止一种情调，更大大地有助于激发他对她的热

情。姑娘担心她的情人会发现自己过去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又使她的神态带上了一抹混合着忧虑和羞愧的色彩，因此越发地楚楚动人；加之她对威廉的爱是那样热烈，以致她的不安似乎也使她显得更加温柔起来；她躺在他的怀中，简直就成了世间最娇媚可爱的人儿。

当他第一次从幸福陶醉中清醒转来，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和处境，眼下的一切都似乎变得新鲜了：他的职责显得更加神圣，他的喜好变得更加真切，他的知识变得更加明晰，他的才华变得更加卓越，他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有力。因此，要想办法规避父亲的责难，让母亲安心，以便不受干扰地享受玛利亚娜的爱情，在他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白天，他准时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通常也不再去戏园子看戏，晚餐桌上则谈笑风生，一直等到全家都上床以后，才披上斗篷，轻脚轻手溜出花园，心里想着林多尔和兰德尔们的种种风流韵事^①，溜烟儿跑到了自己爱人那里。

“你那是什么？”一天晚上，威廉拿出来一个包裹，玛利亚娜问。老芭芭拉更把眼睛睁得老大，希望又是什么珍贵的礼品。

“你可猜不着喽，”威廉回答。

包裹解开了，原来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一抻长的木偶，玛利亚娜不胜惊讶，老芭芭拉则大为骇异。威廉尽量理顺纠缠在一起的提线，让木偶一个一个地活了起来，逗得玛利亚娜哈哈大笑；老婆子则灰溜溜地趑到了一边。

要使一对恋人开心用不着费多少事，今晚我们的两位朋友更是高兴到了极点。小小的木偶戏班被检阅了一通，每个角色都经受了仔细观察，都遭到了恣意取笑。玛利亚娜一点不喜欢头戴金冠、身着黑绒袍子的扫罗王，说他的样子太呆板，太学究气。而约拿单光光的下巴，穿着红黄相间的衣服，缠着头巾，就格外讨她欢心。她

^① 林多尔和兰德尔是18世纪的喜剧中情人们惯用的名字。

还相当在行地转动操纵他的铁线，让他频频施礼，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作爱情的表白。相反，对那位先知撒母尔，她却不屑一顾，尽管威廉对他的胸前的徽章大加称赞，并告诉她，先知那光彩夺目的袍子，是用祖母的一件旧衣服裁剪的。玛利亚娜觉得大卫的个头儿太小，歌利亚又嫌太大，对她那约拿单却爱不释手。她对他真是爱护备至，最后终于把对这个木偶的亲昵转移到了我们的朋友身上。跟往常似的，今晚接下来的销魂时刻，又是以一段小小的游戏作为先导。

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喧闹，惊醒了他俩甜蜜温柔的春梦。玛利亚娜叫老女仆打听出了什么事；这时候，芭芭拉按照多年的习惯，还忙着在整理调配姑娘的戏装，以备下一场演出之用。她回话说，适才是一群快活的酒徒偏偏倒倒地窜出了隔壁的意大利酒窖；牡蛎刚刚上市，他们来尝鲜，香槟酒也喝了个够。

“倒霉，”玛利亚娜说，“没有早一点想起，咱俩本来也该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

“还为时不晚，”威廉回答，同时递给芭芭拉一枚金币，“去弄些咱们要的酒食来，这样你也可以跟着受用受用。”

老婆子动作很是灵敏，一会儿工夫，两位恋人面前便摆好了酒席，外带一些搭配适当的精美小点心。芭芭拉奉命一同入席；三人随即又吃又喝，尽情享受。

在这种场合，少不了说说笑笑。玛利亚娜重新取出了自己心爱的约拿单；老婆子善于迎合，把谈话引向了威廉热衷的话题。

“您已给我们讲过在那个圣诞夜头一回看木偶戏演出的情况，”她说，“听起来真有意思。刚刚讲到开始跳芭蕾舞，您就被打断了。现在咱们可认识了这帮了不起的戏子，他们真是影响不小哩。”

“是啊，”玛利亚娜说，“就继续给我们讲讲你那时的心情吧。”

“亲爱的玛利亚娜，”威廉回答，“回忆往事，回忆过去那些无伤大雅的失误，犹如在幸福地登上了顶峰的一瞬再回头四望，俯瞰我

们已经走过的路程，那感觉是美好的。每当志得意满地回想起某些常常使我们苦恼、被视作无法克服的障碍终于被克服掉了，每当将现在的心知肚明和当初的糊里糊涂加以比较，心情真是愉快。可是，此刻与你一块儿回顾往事，同时又展望那能和你携手漫游于其中的未来的美妙境界，我更感到幸福得无法形容。”

“那场芭蕾舞演出结果如何？”老女仆插进来问。“我担心，并非一切都能按部就班地坚持到最后。”

“哦，是的，”威廉回答，“结果挺好！那些男摩尔人和女摩尔人，那些牧童和牧姑，那一群侏儒男女，他们跳得棒极了，一辈子都将留在我朦胧的记忆中。临了儿幕落下来，房门也关上了，所有小观众都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地赶快上床去。可我记得很清楚，我怎么也睡不着，还想听讲故事，还问了许多问题，真是很不甘心放走那位送我们去睡觉的管家婆。”

“第二天早上，很遗憾那神秘的舞台已经消失，那有魔力的帷幕也卸掉了，人们又穿过那通向邻室的房门走进走出，所有的奇迹都踪影全无。我的妹妹抱着她的玩具东跑西跑，我则独自四处搜寻，觉得昨晚那出现过如许多奇迹的所在，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门框。唉，我当时的心境，真比一个初次失恋的人还要不幸啊！”

威廉向玛利亚娜投去幸福陶醉的一瞥，使她确信，他才不担心什么时候真的会陷入如此的窘境哩。

第四章

“从那时起，”威廉继续讲，“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再看一次木偶戏的演出。为此我缠着我的母亲，她呢，也瞅准适当的时机说服父亲满足我的愿望；然而白费力气。父亲声言，只有偶尔的享受才会

叫人觉得可贵；孩子也罢，大人也罢，全不懂得珍视每天都有的好事。

“要不是那个木偶戏班的创立者和幕后的导演自己心血来潮，想起要重新表演一次，并且在演出的结尾还加了一个刚做出来的小丑的表演，那我们就得等很久很久，没准儿一直等到又过圣诞节呐。

“他是炮兵连里的一个年轻人，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干机械活儿，在我们建新屋时帮过父亲的大忙，因此也得到了他丰厚的报偿。上个圣诞节，他对我们这小小的家庭表示感激，便把他在闲暇刻制、拼装和画上了油彩的一整套木偶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恩人家里。在一名仆人的协助下，他亲自操纵那些木偶，并变换着用假嗓替不同的角色配音。他没费多少劲儿就说服父亲，使父亲殷勤地接受了一位朋友的提议，也就是他坚信不能答应自己孩子们的那件事。一句话，舞台搭起来了，一些邻家的孩子也受到邀请，重新开始了演出。

“如果说上一次我因事出意外而感到惊喜的话，对第二次的演出我更细心研究，所获得的快乐也更大。现在我一心想知道表演究竟如何进行。木偶不会自己讲话呀，第一次我已经暗自嘀咕；它们不是自己在活动，我也猜得出来；然而一切究竟又怎么会如此精彩，看上去真像是它们自己在讲话，在活动呢？还有那些灯光和那些操纵的人，究竟藏在哪里？我真希望同时既当魔法师，又受到魔法的迷惑，同时既亲自参加表演，又享受观众那堕入幻想的乐趣；我这样的希望越是强烈，上述的谜团越令我没法平静。

“那出戏演完了，台内作着加演的准备，观众们站起来七嘴八舌地交谈。我挤到那扇门边，只听里边噼啪直响，是有人在收拾行头。我撩开底下的毯子，从框架中间往里瞅。母亲发现了把我往回拽；然而我已看见他们正把朋友和敌人，扫罗和歌利亚，还有这个那个，不分青红皂白地通通装进一只带轮子的木箱里，勉强满足了

好奇心，同时却又给了它新鲜的营养。就那么一会儿，我发现炮兵少尉在圣坛内忙得不可开交，不禁大为惊讶。接下来，不管那小丑用它的鞋跟在台上踢踏得有多带劲儿，已不再能提起我的兴致。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揭开谜底之后变得安静了，同时也更加地不安。我只是多少知道了一点，唯其如此才越发感觉一无所知；我感觉没有错，因为我不知道整体的联系配合，而一切一切的关键，原本就在这里。”

第五章

“在陈设讲究和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威廉继续说，“孩子们的感觉就像大大小小的老鼠差不多：他们随时留心那些个缝隙和孔洞，以便找到一些不准他们吃的零食；他们在享用这些零食时既感到害怕又暗自欣喜，而所谓童年的幸福，很大一部分就由这又怕又喜的矛盾心理构成。

“要是什么地方插着一把钥匙，所有兄弟姐妹中间就数我最留心。对那些紧锁着的房门我时刻心存敬畏，虽然我成年累月地不得不打它们面前经过，却只是偶尔在母亲打开秘室取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能偷偷往里瞅上一眼；我的这种敬畏心越来越强，因此也会更加迅速地利用粗心大意的女管家给我造成的短暂机会。

“在所有房门中，显而易见，最令我神经紧张的是那扇食品储藏室的门。有时候母亲唤我进去帮她搬东西，这当儿我的感觉真只有生活中极少数快乐的预感可比；随后，要么是多亏母亲的慈蔼，要么是靠我自己的机灵，我都会得到一些个李子干。室内的美味重叠堆积，刺激着我的想象力，甚至连混杂在一起的各种香料，也散发出奇异气味，令我食欲大增，以致每次走到储藏室旁边，我都要

抓住机会哪怕至少是闻一闻那喷香的气息。一个礼拜日的早上，母亲让钟声催着赶弥撒去了，这个住宅里悄无声息，那宝贝钥匙却仍插在储藏室的门上。我一发现它，就轻脚轻手地溜过去，顺着墙边来回走了好几次，身子终于靠到门上，扭开门后一步跳进室内，于是感到那向往已久的幸福已伸手可及。我匆匆察看那些个木箱、铁匣、麻袋和瓶瓶罐罐，拿不定主意到底该选什么，取什么好，最后只得抓些我特别喜欢的李子干，外加上几枚苹果干和一块橙皮蜜饯，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带着自己的战利品正想溜走，突然注意到几口并排放着的箱子，在其中一口没有关严的箱盖边上，掉出来一些顶端带有小钩子的铁丝。我若有所悟地赶快跑过去，发现里边收捡着的正是我的那些英雄，那个带给我欢乐的世界，兴奋得真像进了天国一般！我既想提起上边的几个细细欣赏，又急于拽出压在最底下的，结果很快就将纤细的铁丝弄得乱成一团，不禁心里又急又怕，特别是隔壁的厨房里已传来厨娘的走动声。我拼命把所有木偶一股脑儿塞进箱里，盖上箱盖，只把一册放在箱子面上的大卫和歌利亚喜剧的手抄本揣在身上，随即带着自己的战利品，悄悄爬上楼梯，逃到阁楼里去了。

“从此以后，我便利用一切能够偷闲和独处的时间，反反复复阅读我手抄的喜剧，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并且遐想要是自己还能用手指使这些人物活跃起来，那该多么美呀。在想象中，我自己既是大卫，又是歌利亚。不管在阁楼、厩舍和花园的什么旮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潜心研读我的剧本，都能扮演所有的角色，把他们的台词通通记住，只不过通常我总担任主角罢了，其他人物只是像卫星似的在我脑子里跟着打转。就这样，大卫向傲慢的歌利亚挑战时所发的那些豪言壮语，便日夜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我常常自顾自地念念有词，偶尔甚至喊出声来；可是除了我的父亲，却没有谁留意。父亲还暗自欣赏自己儿子的好记性，以为他稍微听了听就已记住不少东西。

“这一来我的胆子越发大啦，有一天晚上，竟在母亲面前几乎朗诵完了整个剧本，同时还用事先用蜡泥捏的木偶人模仿着表演。母亲一下警觉起来，逼得我承认了事实。

“幸好我被揭露得正是时候，那位炮兵少尉自己也表示了想把那神秘的技艺传授给我的愿望。我母亲立刻向他通风报信，说想不到在她儿子身上还真有演戏的天才呐。少尉随即着手准备，家里人把顶楼上平素总是空着的几个房间提供给他，一间将坐着观众，另一间则让演员呆在里边，舞台照样占据两个房间当中的门框。父亲任随他的朋友安排一切，自己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这样做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即绝不能让孩子发现父母多么爱他们，他们太容易被娇惯；他认为，大人在孩子们高兴时必须显得严肃，时不时地还得扫扫他们的兴才好，以免他们得意忘形。”

第六章

“少尉搭起了舞台，准备着其它的一切。我发现，在这个礼拜他几次来我们家，但都是在很不寻常的时间，于是猜测他的意图。我清楚地感觉到在礼拜六前不会允许我参加任何准备工作啦，因此更是好奇得要死。好不容易到了盼望的日子。下午五点钟光景，我的师傅来了，领着我一道走上顶楼。我兴奋得直哆嗦，一进屋就看见架子两边按照出场顺序挂着那些个木偶。我仔细地观察它们，接着又爬上使我的身高能够超过舞台的踏板，于是乎我便飘飘然地驾临那个小小的世界之上。我透过那些小板条向下窥视，心里不无敬畏，因为我回忆起这整个装置从外面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并且全身心地感觉到自己有幸进入了一个多么神秘的境界。我和师傅试着表演了一下，非常顺利。